

之先，跑到南京，借族兄田桐已死的面子，說得向來不寫介紹信的胡漢民院長一封介紹信，星夜跑到杭州，揀得楊樹之族弟主席、雞主席君已故院長楊之介幫信，攪手之下，極表歡迎，延之上座，錦茶以進，雞主席到杭州以來，接見湖北人，未有如此之恭且敬者也。雞主席之所以如此待出者，實因陳院長一函，說得異常懇切。胡蘭階謂……田君奔走革命多年，非百里才也，第竹園至楚館處，京滬杭兩路局長劉繼文，在任年餘，事及劉繼文，無不推崇太甚，蓋劉主席脫軍則變為家常便飯，三四餐十萬賈員之太平洋式模範，久試不合。若強用之必有倒軍之虞也，此為我得孫部長之函，孫部長法政之，則外界之笑罵，不足為貴，貴者敬之，最近尙大開其商務會議，結果，一乃以此乃我之鐵袖也，今鐵道超程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實劉到昔，乃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調回復若千載以地重道平漢路又將回復若干載以

路政難辦不堪聞問。不論乘客商人
與夫
備用不良之煤。不脫車資爲難得之
斯末
備用污穢。對付客人如猪子。化去數
廣東
成。爲不平等之機關。張漢明執軌道
矣。
對劉空氣之惡。無以復加。但劉常
以國
致與我齟齬。我祇須對孫部長恭而
有司
半地一聲雷。劉總忽有調任平漢
師汪
之。亦能作書索端緒。懷喪不電。蓋
長觀
數萬金。僅得劉個空談。然在劉
老眼
孫部長。庶得其情。深以輿論不可違。
應各
當時。曾一度充任平漢局長。今查
人參
。氣象天。嗚呼。劉維城亦可以已
招得

詩歌教強老之說。又歌
白頭偈。於是廬也。

蓋戲院也。而儼若廣東會館
許開會唱道及演講者。咸
爲主。其不善國語之勞教
廣東東路與國語夾雜出之。律
國語頗能。惟演講時間太
者送以不規則之掌聲報之。
一請報界來賓演講。竟無人
不記者以不識廣東路。遂無
然開諸紫羅蘭而未開酒家
外則此者頗乎交際之手腕
之。此殆頗乎交際之手腕

便說定晚上見。看紅紫映上
邊的先生。正提了封信。請給伯
老開來的說。安子已經醒安。要
了一臉道。早不安。遲不安。
我連一枝香也不會燒。這把
笑道。這一遭她姊妹倆也得出
人一碗飽。人呼喚。幾時有空。
匆匆送母女三執着上火車。素連
勝依偎。如玉執着素連的手道
頭道。你不說。我也得跟你去。
來。準定給他一個信。如玉重重
已是催着她們回去。汽笛一聲

車上，三人也乘轎子回家，只見葉太太，如王婆過去看時，見是上海楊七姊妹倆，即刻刻到去打機，如玉的嬉笑，倒更妥，真是活該財帛，大姊姊你瞧，今天晚車就回去，素蓮的娘也，了，我也不留你，趕回去是正經，吃了菜羹香，當下張羅了幾色杭州土饌，如玉姊妹，另各別新建，又來送別，姊妹，勞你寄個信，興不興，素蓮點上圍子裏他，那沒有法子，他要捏了雞一把，默然無語，如玉的娘將她們送同上海。

之先，跑到南京，借族兄田桐已死的面子，說得向來不寫介紹信的胡漢民院長一封介紹信，星夜跑到杭州，揀得楊樹之族弟主席、雞主席君已故院長楊之介幫信，攪手之下，極表歡迎，延之上座，錦茶以進，雞主席到杭州以來，接見湖北人，未有如此之恭且敬者也。雞主席之所以如此待出者，實因陳院長一函，說得異常懇切。胡蘭階謂……田君奔走革命多年，非百里才也，第竹園至楚館處，京滬杭兩路局長劉繼文，在任年餘，事及劉繼文，無不推崇太甚，蓋劉主席脫軍則變為家常便飯，三四餐十萬賈員之太平洋式模範，久試不合。若強用之必有倒軍之虞也，此為我得孫部長之函，孫部長法政之，則外界之笑罵，不足為貴，貴者敬之，最近尙大開其商務會議，結果，一乃以此乃我之鐵袖也，今鐵道超程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實劉到昔，乃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調回復若千載以地重道平漢路又將回復若干載以

路政難辦不堪聞問。不論乘客商人
與夫
備用不良之煤。不脫車資爲難得之
斯末
備用污穢。對付客人如猪子。化去數
廣東
成。爲不平等之機關。張漢明執軌道
矣。
對劉空氣之惡。無以復加。但劉常
以國
致與我齟齬。我祇須對孫部長恭而
有司
半地一聲雷。劉總忽有調任平漢
師汪
之。亦能作書索端緒。懷喪不電。蓋
長觀
數萬金。僅得劉個空談。然在劉
老眼
孫部長。庶得其情。深以輿論不可違。
應各
當時。曾一度充任平漢局長。今查
人參
。氣象天。嗚呼。劉維城亦可以已
招得

詩歌教強老之說。又歌
白頭偈。於是廬也。

蓋戲院也。而儼若廣東會館
許開會唱道及演講者。咸
爲主。其不善國語之勞教
廣東東路與國語夾雜出之。律
國語頗能。惟演講時間太
者送以不規則之掌聲報之。
一請報界來賓演講。竟無人
不記者以不識廣東路。遂無
然開諸紫羅蘭而未開酒家
外則此者頗乎交際之手腕
之。此殆頗乎交際之手腕

便說定晚上見。看紅紫映上
邊的先生。正提了封信。請給伯
老開來的說。安子已經醒安。要
了一臉道。早不安。遲不安。
我連一枝香也不會燒。這把
笑道。這一遭她姊妹倆也得出
人一碗飽。人呼喚。幾時有空。
匆匆送母女三執着上火車。素連
勝依偎。如玉執着素連的手道
頭道。你不說。我也得跟你去。
來。準定給他一個信。如玉重重
已是催着她們回去。汽笛一聲

車上，三人也乘轎子回家，只見葉太太，如王婆過去看時，見是上海楊七姊妹倆，即刻刻到去打機，如玉的嬉笑，倒更妥，真是活該財帛，大姊姊你瞧，今天晚車就回去，素蓮的娘也，了，我也不留你，趕回去是正經，吃了菜羹香，當下張羅了幾色杭州土饌，如玉姊妹，另各別新建，又來送別，姊妹，勞你寄個信，興不興，素蓮點上圍子裏他，那沒有法子，他要捏了雞一把，默然無語，如玉的娘將她們送同上海。

之先，跑到南京，借族兄田桐已死的面子，說得向來不寫介紹信的胡漢民院長一封介紹信，星夜跑到杭州，揀得楊樹之族弟主席、雞主席君已故院長楊之介幫信，攪手之下，極表歡迎，延之上座，錦茶以進，雞主席到杭州以來，接見湖北人，未有如此之恭且敬者也。雞主席之所以如此待出者，實因陳院長一函，說得異常懇切。胡蘭階謂……田君奔走革命多年，非百里才也，第竹園至楚館處，京滬杭兩路局長劉繼文，在任年餘，事及劉繼文，無不推崇太甚，蓋劉主席脫軍則變為家常便飯，三四餐十萬賈員之太平洋式模範，久試不合。若強用之必有倒軍之虞也，此為我得孫部長之函，孫部長法政之，則外界之笑罵，不足為貴，貴者敬之，最近尙大開其商務會議，結果，一乃以此乃我之鐵袖也，今鐵道超程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實劉到昔，乃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調回復若千載以地重道平漢路又將回復若干載以

路政難辦不堪聞問。不論乘客商人
與夫
備用不良之煤。不脫車資爲難得之
斯末
備用污穢。對付客人如猪子。化去數
廣東
成。爲不平等之機關。張漢明執軌道
矣。
對劉空氣之惡。無以復加。但劉常
以國
致與我齟齬。我祇須對孫部長恭而
有司
半地一聲雷。劉總忽有調任平漢
師汪
之。亦能作書索端緒。懷喪不電。蓋
長觀
數萬金。僅得劉個空談。然在劉
老眼
孫部長。庶得其情。深以輿論不可違。
應各
當時。曾一度充任平漢局長。今查
人參
。氣象天。嗚呼。劉維城亦可以已
招得

詩歌教強老之說。又歌
白頭偈。於是廬也。

蓋戲院也。而儼若廣東會館
許開會唱道及演講者。咸
爲主。其不善國語之勞教
廣東東路與國語夾雜出之。律
國語頗能。惟演講時間太
者送以不規則之掌聲報之。
一請報界來賓演講。竟無人
不記者以不識廣東路。遂無
然開諸紫羅蘭而未開酒家
外則此者頗乎交際之手腕
之。此殆頗乎交際之手腕

便說定晚上見。看紅紫映上
邊的先生。正提了封信。請給伯
老開來的說。安子已經醒安。要
了一臉道。早不安。遲不安。
我連一枝香也不會燒。這把
笑道。這一遭她姊妹倆也得出
人一碗飽。人呼喚。幾時有空。
匆匆送母女三執着上火車。素連
勝依偎。如玉執着素連的手道
頭道。你不說。我也得跟你去。
來。準定給他一個信。如玉重重
已是催着她們回去。汽笛一聲

車上，三人也乘轎子回家，只見葉太太，如王婆過去看時，見是上海楊七姊妹倆，即刻刻到去打機，如玉的嬉笑，倒更妥，真是活該財帛，大姊姊你瞧，今天晚車就回去，素蓮的娘也，了，我也不留你，趕回去是正經，吃了菜羹香，當下張羅了幾色杭州土饌，如玉姊妹，另各別新建，又來送別，姊妹，勞你寄個信，興不興，素蓮點上圍子裏他，那沒有法子，他要捏了雞一把，默然無語，如玉的娘將她們送同上海。

之先，跑到南京，借族兄田桐已死的面子，說得向來不寫介紹信的胡漢民院長一封介紹信，星夜跑到杭州，揀得楊樹之族弟主席、雞主席君已故院長楊之介幫信，攪手之下，極表歡迎，延之上座，錦茶以進，雞主席到杭州以來，接見湖北人，未有如此之恭且敬者也。雞主席之所以如此待出者，實因陳院長一函，說得異常懇切。胡蘭階謂……田君奔走革命多年，非百里才也，第竹園至楚館處，京滬杭兩路局長劉繼文，在任年餘，事及劉繼文，無不推崇太甚，蓋劉主席脫軍則變為家常便飯，三四餐十萬賈員之太平洋式模範，久試不合。若強用之必有倒軍之虞也，此為我得孫部長之函，孫部長法政之，則外界之笑罵，不足為貴，貴者敬之，最近尙大開其商務會議，結果，一乃以此乃我之鐵袖也，今鐵道超程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實劉到昔，乃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調回復若千載以地重道平漢路又將回復若干載以

路政難辦不堪聞問。不論乘客商人
與夫
備用不良之煤。不脫車資爲難得之
斯末
備用污穢。對付客人如猪子。化去數
廣東
成。爲不平等之機關。張漢明執軌道
矣。
對劉空氣之惡。無以復加。但劉常
以國
致與我齟齬。我祇須對孫部長恭而
有司
半地一聲雷。劉總忽有調任平漢
師汪
之。亦能作書索端緒。懷喪不電。蓋
長觀
數萬金。僅得劉個空談。然在劉
老眼
孫部長。庶得其情。深以輿論不可違。
應各
當時。曾一度充任平漢局長。今查
人參
。氣象天。嗚呼。劉維城亦可以已
招得

詩歌教強老之說。又歌
白頭偈。於是廬也。

蓋戲院也。而儼若廣東會館
許開會唱道及演講者。咸
爲主。其不善國語之勞教
廣東東路與國語夾雜出之。律
國語頗能。惟演講時間太
者送以不規則之掌聲報之。
一請報界來賓演講。竟無人
不記者以不識廣東路。遂無
然開諸紫羅蘭而未開酒家
外則此者頗乎交際之手腕
之。此殆頗乎交際之手腕

便說定晚上見。看紅紫映上
邊的先生。正提了封信。請給伯
老開來的說。安子已經醒安。要
了一臉道。早不安。遲不安。
我連一枝香也不會燒。這把
笑道。這一遭她姊妹倆也得出
人一碗飽。人呼喚。幾時有空。
匆匆送母女三執着上火車。素連
勝依偎。如玉執着素連的手道
頭道。你不說。我也得跟你去。
來。準定給他一個信。如玉重重
已是催着她們回去。汽笛一聲

車上，三人也乘轎子回家，只見葉太太，如王婆過去看時，見是上海楊七姊妹倆，即刻刻到去打機，如玉的嬉笑，倒更妥，真是活該財帛，大姊姊你瞧，今天晚車就回去，素蓮的娘也，了，我也不留你，趕回去是正經，吃了菜羹香，當下張羅了幾色杭州土饌，如玉姊妹，另各別新建，又來送別，姊妹，勞你寄個信，興不興，素蓮點上圍子裏他，那沒有法子，他要捏了雞一把，默然無語，如玉的娘將她們送同上海。

之先，跑到南京，借族兄田桐已死的面子，說得向來不寫介紹信的胡漢民院長一封介紹信，星夜跑到杭州，揀得楊樹之族弟主席、雞主席君已故院長楊之介幫信，攪手之下，極表歡迎，延之上座，錦茶以進，雞主席到杭州以來，接見湖北人，未有如此之恭且敬者也。雞主席之所以如此待出者，實因陳院長一函，說得異常懇切。胡蘭階謂……田君奔走革命多年，非百里才也，第竹園至楚館處，京滬杭兩路局長劉繼文，在任年餘，事及劉繼文，無不推崇太甚，蓋劉主席脫軍則變為家常便飯，三四餐十萬賈員之太平洋式模範，久試不合。若強用之必有倒軍之虞也，此為我得孫部長之函，孫部長法政之，則外界之笑罵，不足為貴，貴者敬之，最近尙大開其商務會議，結果，一乃以此乃我之鐵袖也，今鐵道超程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實劉到昔，乃將劉調任平漢路局，其調回復若千載以地重道平漢路又將回復若干載以

路政難辦不堪聞問。不論乘客商人
與夫
備用不良之煤。不脫車資爲難得之
斯末
備用污穢。對付客人如猪子。化去數
廣東
成。爲不平等之機關。張漢明執軌道
矣。
對劉空氣之惡。無以復加。但劉常
以國
致與我齟齬。我祇須對孫部長恭而
有司
半地一聲雷。劉總忽有調任平漢
師汪
之。亦能作書索端緒。懷喪不電。蓋
長觀
數萬金。僅得劉個空談。然在劉
老眼
孫部長。庶得其情。深以輿論不可違。
應各
當時。曾一度充任平漢局長。今查
人參
。氣象天。嗚呼。劉維城亦可以已
招得

詩歌教強老之說。又歌
白頭偈。於是廬也。

蓋戲院也。而儼若廣東會館
許開會唱道及演講者。咸
爲主。其不善國語之勞教
廣東東路與國語夾雜出之。律
國語頗能。惟演講時間太
者送以不規則之掌聲報之。
一請報界來賓演講。竟無人
不記者以不識廣東路。遂無
然開諸紫羅蘭而未開酒家
外則此者頗乎交際之手腕
之。此殆頗乎交際之手腕

便說定晚上見。看紅紫映上
邊的先生。正提了封信。請給伯
老開來的說。安子已經安妥。要
了一臉道。早不安。遲不安。
我連一枝香也不會燒。這把
笑道。這一遭她姊妹倆也得出
人一碗飽。人呼喚。幾時有空。
匆匆送母女三執着上火車。素連
勝依偎。如玉執着素連的手道。
頭道。你不說。我也得跟你去。
來。準定給他一個信。如玉重
已是催着她們回去。汽笛一聲

車上，三人也乘轎子回家，只見葉太太，如王婆過去看時，見是上海楊七姊妹倆，即刻刻到去打機，如玉的嬉笑，倒更妥，真是活該財帛，大姊姊你瞧，今天晚車就回去，素蓮的娘也，了，我也不留你，趕回去是正經，吃了菜羹香，當下張羅了幾色杭州土饌，如玉姊妹，另各別新建，又來送別，姊妹，勞你寄個信，興不興，素蓮點上圍子裏他，那沒有法子，他要捏了雞一把，默然無語，如玉的娘將她們送同上海。

車上，三人也乘轎子回家，只見葉太太，如王婆過去看時，見是上海楊七姊妹倆，即刻刻到去打機，如玉的嬉笑，倒更妥，真是活該財帛，大姊姊你瞧，今天晚車就回去，素蓮的娘也，了，我也不留你，趕回去是正經，吃了菜羹香，當下張羅了幾色杭州土饌，如玉姊妹，另各別新建，又來送別，姊妹，勞你寄個信，興不興，素蓮點上圍子裏他，那沒有法子，他要捏了雞一把，默然無語，如玉的娘將她們送同上海。